

# 文化记忆的自我调节

## ——2017年度俄语文学简述

孔霞蔚

**内容提要** 与前几年相比，2017年度的俄语文学呈现出一些明显变化：非虚构创作降温、实验性小说脱颖而出，当代主题回归，所有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年份。除了《列宁：光尘之王》和《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这类重要的非虚构作品，虚构类、实验性和当代主题的作品《F20》《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扎霍克》《爱国者》《iPhuck 10》等也十分令人瞩目。2017年俄语文学以体裁、主题、风格的多样化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关键词** 当代俄罗斯文学 非虚构小说 实验性小说 当代主题

对于整个2017年度的俄语文学状况，用“鼓舞人心”来形容并不为过。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巴维尔·巴辛斯基（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指出：“在2017年出现了很多值得一读的佳作。”<sup>①</sup> 大书奖评委会主席、作家米哈伊尔·布托夫（Михаил Будов）也认为，在这一年“很多作家对俄语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有了新的理解，并用全新的方式加以表现。我们看到俄语大部头的新传统正在形成”<sup>②</sup>。确如他们所言，2017年的俄语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变化，足以令人欣慰、振奋。

### 一、非虚构创作势头减缓

进入2010年代以来，俄语文学紧随当代世界文学发展大潮，以真实历史为基础、史料文献为主要参考物的非虚构类作品创作快速发展。在2016年，非虚构作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文学创作形式，获得俄语文学评论界和创作界的广泛、高度认可，并且，在

---

① 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 “2017. Итоги”, <https://rg.ru/2017/12/17/pavel-basinskij-my-russkie-slovno-obrecheny-zhit-istoriej.html>[2018-05-06]

② “Росси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ремии – 2017”, <http://www.apatitylibr.ru/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4523>[2018-05-27]

这一年这类作品势不可挡地霸气碾轧了其他各类体裁的小说，在各大文学奖的评选和读者、评论家的阅读口碑中，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赢家。<sup>①</sup>可以说，俄语非虚构文学创作在2016年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然而物极必反，到了2017年，非虚构文学创作呈现出暂缓趋势，喜爱“讲故事”的俄语作家们纷纷携新作登场，非虚构一枝独秀的格局被打破，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涌现，文坛显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透过2017年度各文学大奖的评选情况，可以窥见非虚构创作势头减弱的端倪。在大书奖的前三名得主中，列夫·达尼尔金（Лев Данилкин，1974—）的《列宁：光尘之王》（*Ленин. Пантократор солнечных пылинок*）和谢尔盖·沙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1980—）的《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Катаев. Погоня за вечной весной*）分别占据了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位置。获得民族畅销书奖的是女作家安娜·科兹洛娃（Анна Козлова，1981—）的小说《F20》。俄语布克奖由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延科（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нко）凭借《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Убить Бобрыкин.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убийства*）获得，该奖的分支奖项、由高校学生评选出的大学生布克奖，授予了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Владимир Медведев）的长篇小说《扎霍克》（*Захок*）。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奖被安德烈·鲁巴诺夫（Андрей Рубанов，1969—）的《爱国者》（*Патриот*）夺得。此外，重要的独立文学奖安德烈·别雷奖则颁给了著名作家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的《iPhuck 10》。在所有这些获奖作品当中，只有《列宁：光尘之王》和《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具有极浓厚的传记意味，属于标准意义上的非虚构作品。《扎霍克》也涉及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极个别真实的历史人物。此外，其他作品讲述的故事则要么发生在当下，要么发生在未来，故事内容也与非虚构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

近年来非虚构文学的持续繁盛，不仅体现了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之过去的深入思考，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更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未来走向普遍的、集体的迷惘，他们期望拨开历史迷雾、找到通往未来的正确路径。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转向历史、遁入过去，也是作家们对不尽如人意的当代生活的一种逃避手段。正因为如此，乌利茨卡娅、沙罗夫、尤泽福维奇、阿列什科夫斯基、沃多拉兹金、雅辛娜等不同年代的作家纷纷投入非虚构或历史小说的写作，甚至就连前些年一直以当代生活作为创作主题的“新现实主义”普利列平和沙尔古诺夫，也转而去写上个世纪真实的人与事。

<sup>①</sup> 详见孔霞蔚《留住记忆——回眸2016年度俄语文学》，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6期。

非虚构写作在短时间内蜂拥而起，但过于扎堆必定会产生负面效应。已有不少读者表示厌烦和质疑。专业评论家也发出质疑的声音，譬如叶莲娜·别斯捷列娃（Елена Пестерева）就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真的厌倦了对历史主题做出反应，不管是二十世纪的还是其他任何时候的历史。”<sup>①</sup> 不管怎样，非虚构写作趋势的相对减缓是2017年度俄语文学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一年出版的所有非虚构作品中，毫无疑问，《列宁：光尘之王》和《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是最令人瞩目的。

列夫·达尼尔金是当今俄罗斯颇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其评论文章一向犀利，有“新别林斯基”之称。这次，他凭借小说《列宁：光尘之王》登顶大书奖，跻身重要作家之流。在书中，列宁的命运被编织进十九、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历史中。作家时常寻找独特的角度对列宁展开观照，做出判断。譬如他写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后回到自家庄园的部分，就是以往关于列宁的种种著述中少有的内容。在达尼尔金笔下，正是这两年的庄园生活，使列宁认清了俄罗斯农民的缺点和局限性，意识到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是俄国的先进阶级，从而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作家在书中还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了思考，比如说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为何就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当时有若干俄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偏偏是列宁最终成为胜利者？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列宁形象，在这个形象身上，或许寄托着达尼尔金的某些愿望，就像一位记者在采访他后所说：“列夫·达尼尔金是他那代人中能够对苏联时期做出客观评价的少有的人士之一。达尼尔金在列宁的理想和行为中看到了现在和未来现实的契机……”<sup>②</sup>

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是关于苏联时期著名作家、诗人瓦连京·卡达耶夫（1897—1986）的首部传记。在不少俄罗斯人心目中，卡达耶夫是一个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歌功颂德的作家。沙尔古诺夫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通过研究卡达耶夫的信札、友人回忆录和文献资料，讲述了作具有神秘色彩同时又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一生，重塑了卡达耶夫的形象。透过沙尔古诺夫的笔端，古老教士家族的身世、早年作为一名白卫军官的履历、追随大作家普宁的创作生涯、在敖德萨契卡地下室的受审经历，等等，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复杂而矛盾、深陷历史却无法自拔的真实形象赫然在目。

有趣的是，上述两部公认的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它们的叙事显然与以往同类作品“逢苏必反”的腔调有所不同。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两位作家不时流露出主观的

① “Заметки, записки, посты”, [http://magazines.russ.ru/nov\\_yun/2018/1/zametki-zapiski-posty.html](http://magazines.russ.ru/nov_yun/2018/1/zametki-zapiski-posty.html)[2018-06-01]

② Арсений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Ильич уходит от погони”, <http://www.lgz.ru/article/-15-6594-19-04-2017/ilich-ukhodit-ot-pogoni/>[2018-06-01]

理解和善意。达尼尔金甚至表示，自己因创作这部传记作品而改变了对列宁的认识：

“在传记作者和传记主人公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没有这种反应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不管我怎样去思考他这个人，怎样去讽刺他，使他显得有多可笑，我还是会无限尊敬他。”<sup>①</sup>关于这一点，借用评论家奥尔加·布列伊宁格尔的论断：“红色”苏维埃相关主题在2017年的高调奏响，反映了“文化记忆的某种自我调节机能：在官方话语显然刻意忽略年度最重要主题<sup>②</sup>的情况下，这一主题或多或少找寻到了通向民众的出口”<sup>③</sup>。

与纯粹非虚构作品“沾亲带故”的一类小说，即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加虚构故事所构成的反思型作品，在2017年也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这类小说中最为出彩的，是作家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的长篇《扎霍克》。有评论家认为，这是“2017年的一部重要作品，总体上来说也是近期最好的俄语小说之一”<sup>④</sup>。作家梅德韦杰夫长期生活在塔吉克斯坦，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当地的历史、民族资料，耳闻目睹了二十世纪末那里发生的种种事件：俄罗斯人遭到残害并被迫逃亡，曾经的塔吉克兄弟为瓜分政权而自相残杀。《扎霍克》的故事背景是苏联解体后不久，塔吉克斯坦发生内战，这场战争鲜为人知，但流血冲突所造成的悲剧令当地人至今无法忘怀，那是他们的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乱世中的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一位塔吉克医生被杀，他的妻子俄罗斯族女教师维拉为了避祸，带着双胞胎儿女安德烈和扎丽娜，跟随来领回哥哥尸体的小叔子卓鲁布来到了位于偏远地区的夫家。母子三人不得不逐渐适应当地陌生、守旧、贫乏的生活。艰难而又“幸福平和”的新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两周后，“地头蛇”祖乎尔硕的暴行开始了。祖乎尔硕是前政府工作人员，如今的地方武装组织头目。他试图强行夺取农民手中少得可怜的份地种植罂粟，再把毒品运出峡谷进行交易。此外，他还打起了美丽的扎丽娜的主意……小说的题目“扎霍克”颇有深意，那是古代波斯神话传说中一个长有蛇形手臂的暴君的名字。作家笔下的新晋专制者祖乎尔硕，也总是肩扛一条恐怖的大蟒蛇出现在村民面前。他比传说中的扎霍克还要凶残，以暴力迫使村民屈服于邪恶，杀死或逼疯他们，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自己的帮凶。帕米尔小山村也由一个和谐世界变为令人身陷绝境的人间地狱。作家采取了复调小说的叙

① Лев Данилкин, “Ленин — продук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скачка”, [http://gvardiya.ru/publishing/smi/lev\\_danilkin\\_lenin\\_produk\\_t\\_revolucionnogo\\_skachka\\_\[2018-05-20\]](http://gvardiya.ru/publishing/smi/lev_danilkin_lenin_produk_t_revolucionnogo_skachka_[2018-05-20])

② 指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

③ Ольга Брейнингер, “Само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амяти”,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8/1/samoregulirovanie-kulturnoj-pamyati.html\[2018-06-07\]](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8/1/samoregulirovanie-kulturnoj-pamyati.html[2018-06-07])

④ Галина Юзефович, “Лучший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года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шеф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бюро FT о евразийстве”, [https://meduza.io/feature/2017/05/08/luchshiy-russkiy-roman-goda-i-issledovanie-shefa-moskovskogo-byuro-ft-o-evraziystve\[2018-05-12\]](https://meduza.io/feature/2017/05/08/luchshiy-russkiy-roman-goda-i-issledovanie-shefa-moskovskogo-byuro-ft-o-evraziystve[2018-05-12])

事策略，七个人物穿插讲述，从不同侧面揭示真相。起初，他们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到小说三分之二之后，这七个声音交汇形成了控诉邪恶势力的大合唱。《扎霍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几乎是多年来第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亚地区苏联加盟共和国所发生事件的作品”<sup>①</sup>。它写的是特殊时期一个多民族家庭在冲突环境中的抗争，对作品中那些生活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来说，这里有着大量无法化解的矛盾。周遭的人敌视、排挤他们，视他们为异己，但他们无处可逃，毕竟，这块土地于他们而言不是异乡，而是故土。对于山民与掠夺者的冲突，小说最后给出一个开放的结局，并且悲观地预示：一个坏人的死并不能阻止邪恶的蔓延。

## 二、实验性小说脱颖而出

近年来，迷惘的作家们热衷于远离当代主题，隐遁到对历史的追忆和思考中，俄语文坛也缺乏有所创新的作品，文学创作手法的实验性创新已然成为时代需求。

在2017年度的文学事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女作家安娜·科兹洛娃的小说《F20》获得民族畅销书奖，以及女作家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延科的小说《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获得俄语布克奖。科兹洛娃生于莫斯科，是位小说家、剧作家。尼古拉延科也是一位年龄不大的作家，偶有短文和诗作在杂志上发表，《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是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两位作家获奖之所以令人感觉意外，是因为通过她们的创作使人们看到近年来略显单调的俄语文学创新写作的希望，看到了俄语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她们在2017年引领俄语文学从历史题材突然转向了关乎心理和生理缺陷问题的主题。《F20》写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境遇，《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则通过模仿智障者的意识流，描写了一个弱智男孩对邻家女孩的爱情。

《F20》首发于俄罗斯《民族友谊》杂志2016年第10期，2017年推出单行本，是一本只有二百四十页的小册子。所谓“F20”，是医学上对精神分裂症的代称。科兹洛娃对F20的关注，始于她因剧本创作偶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论坛上所了解到的情况。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情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F20》讲述的是一个边缘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中有一半人口是精神病院登记在册的病人。小说一开头，是主人公尤利娅的降生。尤利娅的母亲是个反复无常的蠢女人，年轻时她跟一个古怪的男人同居，后来又离开他，和另一个男人生下了尤利娅

<sup>①</sup> Вадим Нестеров, “Почва и судьба”, [https://gorky.media/reviews/pochva-i-sudba/\[2018-04-11\]](https://gorky.media/reviews/pochva-i-sudba/[2018-04-11])

和阿纽基克，而孩子们的父亲后来也抛弃了她们。在父亲离家出走后，阿纽基克被发现患有精神分裂症。不久后，尤利娅也出现了幻听。尤利娅的继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疾病发作时差一点杀死尤利娅的母亲。尤利娅发现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开始背着父母偷吃妹妹的药片。尤利娅和妹妹随母亲搬到外婆家，外婆家已故邻居、艺术家谢尔盖的幽灵缠上了姐妹俩，时常出现在她俩的幻觉中。

小说以当代俄语文学中罕见的尖锐和讽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数甚多的心理失常者应该如何在社会上安身，怎样才能不为社会所抛弃。此外，更重要的是，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乎全民疯狂的当代世界。在小说中，那些所谓的健康人表现得并不比被贴上F20标签的人更正常。反倒是几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物，会让人感受到热忱和真挚，比如尤利娅姐妹俩，她们尽己所能地帮助谢尔盖最终实现了愿望；比如姐妹俩的继父，尽管力不从心，还是努力想使这两个不幸的女孩摆脱疾病的困扰。《F20》是作家对当代社会做出的诊断，是对当代“谁之罪”和“怎么办”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追问。科兹洛娃本人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是：“这是一本关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书。这本书写的不是绝境，而是出路，我的主人公们找到了这条出路……她们能够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地活着。而这样的人应该得到支持。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家应该了解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问题，把这个主题从老鼠洞中拖出来，它是被人们狠狠地赶进那里去的。不能怕黑，否则它永远都见不得光。”<sup>①</sup>

《杀死鲍勃雷金：一起杀人事件》写的也是心理异常者的故事，一部被公认的实验性小说。这部作品与《F20》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实验性更多表现在对主题的开拓上，而《杀死鲍勃雷金》的实验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式上。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或者就像有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压根儿就“没有情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莫斯科，已经长大成人的弱智人萨沙·什申跟母亲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天沉浸于内心世界，怀念年少时光、梳理深埋心底的爱恨情仇。在萨沙的回忆中，邻家女孩塔尼娅是他的同学，两人一起度过了甜蜜的学生时代。后来，塔尼娅爱上了另一位邻居鲍勃雷金并与之生活在一起。对萨沙来说，鲍勃雷金不仅是情敌，更是“刽子手和巫师”，邪恶的鲍勃雷金无处不在。于是，为复仇，萨沙筹划着如何杀死这个心目中的恶魔。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萨沙的种种杀人计划。他最终是否真的杀死了鲍勃雷金，或只是在想象中杀了他，作家并没有交代。不仅如此，就连萨沙和塔尼娅年少时幼稚的爱情、鲍勃雷金的种种恶行，甚至萨沙和塔尼娅藕断丝连的关系等等，其真实性都是可疑的，或许它们全都是存在于萨沙头脑中的幻像。

<sup>①</sup> “Не нужно прятать шизофрению в крысиный угол”, <https://www.kp.ru/daily/26695/3719221/>[2018-02-02]

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充斥着死亡、阴谋和疾病，令人透不过气来。不过，尼古拉延科的语言描写却能为读者带来温馨的感受。她列举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物件和气味，特别是在叙述中成功运用了当时学校里小孩子之间的流行用语，“这些词汇格外具有穿透力，令人瞬间感觉穿越到了当时”<sup>①</sup>。风格突出的语言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以至于对这部作品抱有深刻怀疑的评论家奥尔加·季莫费耶娃也表示，“事实上，小说除了词汇外一无所有”<sup>②</sup>。当然，在更多的评论家看来，这部作品也并非仅有“词汇”足够抢眼。评论家阿纳伊特·格里高良就认为，“这是一部宏大的悲剧性史诗小说，写得非常完美，一气呵成……从文体来看，从革新语言的角度来看，其文本异常卓越，它必将在当今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sup>③</sup>。至于《杀死鲍勃雷金》所蕴含的实验性因素，更多表现在小说融合了不同时期俄语文学的若干风格、流派的创作主题及特点，关于这一点，评论家奥尔加·列布约杜什金娜的评价颇为恰当：“尼古拉延科的这部作品几乎就是整个俄罗斯文学，在这个文学当中包含有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塔季扬娜的信件、狂人的札记，奥列什的《天才》和《妒忌》、真实艺术协会成员的创作、《傻瓜学校》以及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路线。”<sup>④</sup>

### 三、当代主题的回归

在2017年度的俄语文学中，当代主题小说创作终于结束了近年来的“休眠”状态。《爱国者》获得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短信》（*Текст*）、《匿名王子》（*Принц инкогнито*）等小说也备受关注。

《爱国者》描写了主人公谢尔盖·兹纳耶夫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迷惘。借助这个人物命运的书写，作家鲁巴诺夫再一次显示了自己对书写企业家命运的强烈兴趣。鲁巴诺夫1969年出生，2010年代踏入文坛，以几部自传色彩很强的小说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早在2009年前，兹纳耶夫就已经是鲁巴诺夫小说《准备战斗！》（*Готовься к войне!*）的主人公了，那时的兹纳耶夫年轻有为，拥有一家银行。在经历了种种危机

① Ольга Тимофеева, “К Бобрыкину присела на колени”, <https://www.novayagazeta.ru/articles/2017/12/08/74835-k-bobrykinu-prisela-na-koleni>[2018-01-15]

② Ольга Тимофеева, “К Бобрыкину присела на колени”, <https://www.novayagazeta.ru/articles/2017/12/08/74835-k-bobrykinu-prisela-na-koleni>[2018-02-18]

③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тоги 2017 года”, [http://literatura.org/issue\\_publicism/2576-literaturnye-itogi-2017-goda-chast-i.html](http://literatura.org/issue_publicism/2576-literaturnye-itogi-2017-goda-chast-i.html)[2018-02-22]

④ Ольга Лебёдушкин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снова востребован”,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18/1/hudozhestvennyj-eksperiment-snova-vostrebovan-pr.html>[2018-02-06]

之后，他决意结束银行生意，去开一家名为“准备战斗”的商店。而《爱国者》中的兹纳耶夫，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们一边为克里米亚的“回归”而兴奋，一边为商店里货架的日渐空荡感到沮丧。兹纳耶夫的处境也十分尴尬，他早先积聚的财富已经耗尽，唯有那个名为“准备战斗”的商店仍在苦苦支撑。兹纳耶夫显然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他不懂如何逃税，斗不过觊觎商店的贪婪的网络经销商，旧日的朋友也日渐疏远……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身体变差，妻子离他而去，突然间冒出一个十六岁的私生子……兹纳耶夫不甘心就此被生活压倒，决定奔赴顿巴斯战场“为祖国而战”。然而，在通往顿巴斯交战区的路上，他看到了令人沮丧的另一种现实。冲动过后，兹纳耶夫放弃了去顿巴斯的想法，飞往洛杉矶……借助兹纳耶夫这一形象，小说揭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靠精明头脑和野蛮手段发迹的那批俄罗斯人在新世纪的境遇。此时，他们已沦落为不被社会和他人所需要的多余人，在逆境和迷惘中苦苦挣扎，试图找到存在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

作家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1979—）的长篇小说《短信》，更加贴近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里的“短信”，指的是智能手机发出的短消息。故事发生在2016年秋天。伊利亚·戈留诺夫刑满释放，回到莫斯科。之前他是一名大学生，一次在俱乐部里因为与缉毒警哈金发生口角而被后者构陷，坐了七年牢。七年间，莫斯科发生了巨变，而曾经的奢侈品——手机，也已经实现了智能化，其强大的功能令伊利亚瞠目结舌。借助老同学的手机，伊利亚在俄罗斯最大社交网站上查到了哈金的网页。看着哈金那张洋洋得意的龌龊面孔，伊利亚决定复仇。后来，他果真杀死了仇人并拿走了仇人的手机，同时获得了哈金手机中关于他的全部生活信息及其罪证。自此，伊利亚开始在这部手机中冒名顶替手机的前主人……小说情节构思精巧，人物个性鲜明。伊利亚被塑造成了当代的“小人物”，他受尽屈辱但不甘心懦弱到底，他注定毁灭却又憎恨邪恶，为拯救弱者不惜牺牲自己。就这一点而言，有评论家将这部作品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将伊利亚比作“二十一世纪的拉斯科尔尼科夫”<sup>①</sup>并非没有道理。

当今俄语文坛最神秘、最重要的作家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在2017年出版了《iPhuck 10》。佩列文是位高产作家，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问世，但近年推出的作品皆反响平平。《iPhuck 10》扭转了这种局面，一举拿下2017年度的安德烈·别雷奖。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佩列文最近十年来最棒的一部小说。

<sup>①</sup> Сергей Орб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обзор: весна и лето-2017”, [http://magazines.russ.ru/homo\\_legens/2017/2/literaturnyj-obzor-vesna-i-let-2017-pr.html](http://magazines.russ.ru/homo_legens/2017/2/literaturnyj-obzor-vesna-i-let-2017-pr.html)[2018-03-02]

《iPhuck 10》写的是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事，但作家对未来的想象却是基于对当代科技、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测，作家思考或讽刺的对象，也确与当代种种现实相关。所以，我们姑且把它作为当代主题的小说来看待。《iPhuck 10》和佩列文以往的小说一样，缺乏清晰的线索。下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人们生活在近乎虚拟的世界里，人人都以试管婴儿方式降生，真实的性爱受到鄙夷并被严令禁止，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变得面目全非。人工智能警察—小说家——一套高度模拟真人的电脑程序——波尔菲力·彼得罗维奇受雇于女艺术学家玛鲁哈，进入艺术品市场展开一项调查。波尔菲力擅长迅速摸清犯罪事实并同时将了解到的内容形成一部小说。《iPhuck 10》是他的第二百四十四部小说，也就是玛鲁哈委托他调查的这桩十分古怪的案件。此外，“iPhuck 10”还是二十一世纪末最昂贵的一种性爱小工具、虚拟性关系模拟练习器。在为玛鲁哈提供调查服务的过程中，波尔菲力发现女雇主隐瞒了真相。愤怒的波尔菲力看透了人类对电子智能体的冷酷，在对自己的处境做出评估后，他决定自我毁灭。不过在一切结束之前，他要向苦难的始作俑者实施报复。于是，玛鲁哈落入了电子智能体精心布局的陷阱中……首先，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佩列文对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担忧在不久的将来人会败给人工智能，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佩列文在《iPhuck 10》中却反其道而思之，预示人工智能越发达，越接近于人类，就越加痛苦，当他一旦明白这种痛苦是人类提前为他设计好的，憎恨和奋起反抗人类必然成为他的不二选择；其次，小说中对人类未来的繁衍也持悲观态度。人类正常的性爱因为病毒的蔓延而被禁止，被视为卑贱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虚拟性爱。而那些病毒，对最初的感染者并不构成危险，对子孙后代却是致命的……《iPhuck 10》延续了佩列文惯有的写作风格，书中内容既模糊又明晰，就像一场智力测试，挑战着读者和评论家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在2017年度，体裁、主题、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的俄语文学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期待下一个文学年度更加精彩！最后，我们也向在2017年去世的几位重要俄语作家——达尼尔·格拉宁（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1919—2017）、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1932—2017）、弗拉基米尔·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1939—2017）、谢尔盖·叶辛（Сергей Есин，1935—2017）致敬！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